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in a flat, graphic styl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dark blue mountain peak on the left, with lighter blue and white horizontal bands representing clouds or mist. To the right, smaller blue mountains are visible. The foreground is divided into horizontal bands of color: a wide orange band at the bottom, followed by a light blue band, and then a dark blue band. In the orange band, there are black silhouettes of a group of people walking and a single, bare, gnarled tree. The title '随风而逝' is written in a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the author's name '汪泉 著' is written vertically to its right.

随风而逝

汪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随风而逝

汪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风而逝 / 汪泉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594-3420-3

I. ①随…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223 号

## 随风而逝

汪泉 著

---

责任编辑 张 婷 傅一岑

装帧设计 王晨玥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420-3

定 价 39.0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语

1

A

2

一

8

B

16

二

20

C

25

三

30

目录

D

36

四

42

E

49

五

55

F

61

六

67

G

77

目录

七

82

H

88

八

93

I

104

九

110

J

120

十

128

目录

K

135

十一

141

L

149

十二

153

M

159

十三

163

N

173

目录

十四

177

0

193

十五

196

P

204

十六

209

Q

216

十七

221

目录

R

230

十八

235

S

240

十九

245

T

251

二十

255

U

261

目录

廿一

265

并非结语

274

## 序 语

两个舅舅和他们的两个外甥一样,同时掉入漆黑的井巷,在浓烈的烟尘中,开始各自寻找出口。

## A

明天我将被控制,7天后我将被逮捕,接着,在漫长的看守所生涯之后,我将正式进入服刑阶段,而此时,我还在醺醺大醉当中。

“着火了?石头着火了?哈,姓张的,你真是个好玩意儿!你见过石头着火的?”这电话,惹得我又气又笑,我无不嘲讽地骂道。

“姓刘的,你好好喝,我给你汇报了,你看着办!”张三岩居然称我“姓刘的”!把我给生气得酒醒一半,“放你娘的屁!跟老子开啥玩笑!”

是的,我姓刘,叫刘桐,是阳钢股份公司大沟矿矿长,我还是一个舅舅,我的外甥叫靳凯。

“我重复一遍,三号井着火了,9个人被困在井下,你外甥靳凯就在其中!”张三岩的声音冷静得可怕。

听这话,像是真的!我站起身,看向窗外,外面满天的浓烟,密密匝匝。连墙角的杏树都着火了,树枝上弥漫着烟尘,隐隐约约,像在罗织一个什么阴谋。我这才猛然醒悟,我在农家乐喝酒,是这浓雾把我锁住,还有另外几个人,我们像一群牲口,被雾圈住了。

张三岩没有撒谎。

“咋不早说!他娘的,快救人啊!”我带着酒气,愤然骂道。

张三岩果断挂了电话。张三岩是副矿长，主管生产安全的。我酒醒了一半，再次拨通张三岩电话，问咋回事，他说：“陕西鹤金公司的焊工在井下作业，点着了火，跑了。”

“跑了？他妈的，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方丈在我身边！”我一听这话，再次确信，事故真实无疑。

一桌子的人翻着白眼仁，眼睛都喝得瓷瓷的，惊呆了：“着火了？”

我骂道：“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烟瘴！”

他们笑了，嘴巴咧得鞋口大，像在嘲笑一个白痴：“那是雾气，不是烟瘴啊，刘矿！”

我说：“快走！喝你妈的！老徐，你的人点着了火，跑了，9个人被困在井下了，老子的外甥也被困了，你不要命了！”

徐大江眼神坚定，他看着我，说：“早就灭了，老刘。别大惊小怪了。”

“你知道啊？你知道咋不早说？”我偏着头，我知道我的眼睛冒出来的是烟，马上就要燃烧。

“老刘，别激动，小事，小事，别那么紧张，我们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这点屁事，算什么，火早就灭了！11点他们就说着火了。我知道，灭了。放着茅台不喝，管那屁事！”徐大江又从容地倒酒。

“灭了？张三岩咋说是困了9个人？”我瞪着眼睛，想要从徐大江的眼睛里挖出答案。

“没有困下人吧？都几个小时了，即使困下也早出来了。”徐大江说。

我恨不得给这个杂种一拳，但我哪里顾得上打他，我又拨了张三岩的电话，竟然占线。

徐大江说：“别紧张，就是焊工把井下的麦草点着了，早就灭了。”

我气疯了：“我说你这狗日的，不是个好东西！你快打电话啊，看事态到底咋样了？”

我看见他握着手机，不疾不徐。开机的叮咚声把我气得牙都颤抖：这畜生，早就给他汇报了情况，他嫌打扰，竟然关机了！

我想一眼看透远处的矿山，却被一片浓雾遮蔽得严严实实。这是罕见的浓雾，将整个阳关分割成了一个又一个远近不过上百米的小圈子。我从没见过这么浓的雾，我刹时觉得呼吸里有一股烟味，呛人。这味道就是从那三号井下飘来的。

我看了一眼徐大江，他正低着头，手机在他手里吱吱扭扭缓缓开机，我想骂：“你他妈的关机干啥？”却没有骂出来，这个魔鬼，我实在没有把他当过人。我捏了一部手机，显示一点零九分。张三岩的电话又来了，我提起来就问：“几点着的火？灭了没有？”张三岩的语气冷淡得像周边的雾气，让人迷惑：“灭了又着了，复燃。你问徐老板，我也不知道，我接到电话就给你打了。咋办？报警吗？给公司汇报吗？”他显然是在将我的军，报警意味着这事情已经很大了，我肯定要受处分，这是集团的规定，股份公司也没办法；不报吧，又怕事情闹得更大！“先别报，组织救援人员，安全科的，还有生产科的，快下井救人！”

“好吧，我现在就在会议室，在家的班子成员都在，我现在就布置。”张三岩说。

我刚压了电话，另外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是安全科主管王筱：“矿长，出事了，三号井下着火了，困了9个人，靳凯也在其中，危险得很！咋办？”

“真的吗？他也在里面？”我的外甥！王筱再次说到外甥靳凯两个

字,我真的害怕了,快走!我彻底酒醒了:我的外甥靳凯被困在井下  
了!我狠狠摇晃了两下头,我的头木木的,像长在高天上的一颗椰子  
疙瘩。

“矿长,确定靳凯也在里面。”王筱敦实地回答。

“张三岩刚才也给我说了,我还以为他骗人呢!王筱,你们快点救  
人,快组织人,救人要紧,你知道那些坏瓜们,不作为,乱作为!你抓紧  
组织,下井救人!”我冷静地说。

“矿长,现在问题很严重,他们所在位置地势最低;低处烟小,烟往  
高处走,11点多就着火了,你想想,其他高处的矿井肯定也都烟雾弥  
漫,咋办?”王筱分析说。

被困死了!即便是爬出来,中间高处烟雾浓得惊人,从11点多着  
火到现在,都两个多小时了,得聚了多少烟在里面啊!

徐大江的电话响了,他接着电话出了门,声音很大:“报警了没有?  
报警啊——”

“报你先人!报啥警?”我正面向门外骂老徐,外甥靳凯的电话来  
了,我急急按下接听键:“舅舅,快救我们啊,井下烟大得很,呛死  
人了!”

“靳凯,你们几个人?”我没有火气了,问。

“我们9个人,都在井下。”靳凯说。

“快往外面跑——”我喊。

“舅舅,腿软得很,走不动啊!舅舅,快救我们——”靳凯的声音不  
是很大,似乎是压低了声音说话,怕被人听见一样。

“趴下,爬出来,用湿毛巾捂上嘴!”我说。

“舅舅,你不要给我妈说啊——”靳凯在井下说。

“你们咋不早点给地面汇报？”

“汇报了，前面张三岩让我们等待救援，不让我们乱跑，不让我们出来，怕高处烟大，我们这里地势低……”靳凯怯怯地说。

我没想到，事情真的闹大了。谁知道，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外甥靳凯的通话。我原以为外甥声音小是怕我，我万万没有想到，其实靳凯不是怕我，而是没有说话的力气了，他快要窒息了。

“你们都在一起吗？趴下！趴在地上，等我们来救你。”我说。

“舅舅，我感觉我撑不住了，你快点啊——”靳凯声音微弱。

“坚持住，娃，我马上就到矿上！”

作为一矿之长，矿上着火了，9个人被困在了井下！我几乎疯了，出门，车已经开过来了，一起喝酒的都是陕西鹤金公司的人和矿上的下属，他们都在远处着急慌忙地打电话。

我跳上车，喊，快走。

雾浓得化不开，像一张灰色的布帘。

司机不敢开快，打开了雾灯。我说：“快，快开——”

电话又响了，我一看是姐姐打来的。我接起来：“刘桐，咋回事？娃子打电话说，井下着火了，出不来了……”姐姐在电话那头哭起来。我说：“我就到矿上了，你先别急，没事。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你，你快救他啊，我的好兄弟——”姐姐鼓起了很大的劲儿说，像是要挣破这巨大的雾帘。

我急了！车钻进浓稠得化不开的雾里，向前冲。

上午11点，我来到乡下的茶园里喝酒。茶园，可不是南方的茶园，是北方喝茶的地方，就是一个农家院落，有房子有树，吃饭喝酒的

去处，人们叫茶园子。在阳关，这家茶园是最上档次的农家茶园了，就在北乡，不远，离城区 30 公里。茶园里等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徐大江，是老朋友，也是老江湖，我平日叫他老流氓。他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他叫我喝茶，我还不得不喝，其实，算是陪他，我知道。但他在场面上还是敬着我，他的老底我知道，脸上有几颗麻子我都清楚，所以，我也不怕他，他原本就是阳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

我再次打电话给张三岩：“啥情况？咋救援？”

张三岩说：“正在开会，你指示。”

我说：“所有的排风机都打开，打开了没有？”张三岩问身边的人，说还没有。我说：“马上打开啊，你们动动脑子，救人要紧啊！你他妈的要乘机报复吗？张三岩，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我可告诉你，你是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矿长，也是值班矿长，出了事，全部由你担着！”他轻描淡写地说：“你别那么说，刘矿，你的意思是我坐视不管？现在你管，给你汇报了，这副矿长我早就不想干了。”

我气得发抖，我说，人都到齐了没有？他说，到了，都在。我重而缓地压低声音说，快组织人员，下井，救人。生产科的和安全科的，只要在家的人，全部下井救人！你带队先下井，我马上就到。这是我的意见。张三岩说，你还没到，我下井，地面谁指挥？我说，我指挥。他说，那不行，我见不到你，不下去；你不在，我要在地面指挥，这是我的职责，谁下井，我们正在研究。

我想，咱们矿上最大功率的排风机打开了，很快就可以将烟排出来，那是巨型排风机，高两米，功率在四千瓦，几乎能把整个井口罩住。